

喑哑的声音

李
洱著

李洱作品系列·短篇小说集

咕啾的幽音

·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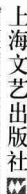
咕啾的幽音

李洱作品系列·短篇小说集

李洱 著

暗哑的声音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喑哑的声音/李洱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21-4489-1

I. ①喑… II. ①李…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2947 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丁元昌

统 筹: 郑 理

责任编辑: 乔 亮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喑哑的声音

李 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62,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489-1/I · 3486 定价: 27.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自序

十年前,有编辑朋友说,愿意编辑出版一套我的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最近几年,也不断有人这样建议。对朋友的好意,我当然要表示感谢。但是,我却不敢贸然应允。

对自己的作品,我一直缺乏足够的信心。我自认为是个认真的写作者,但是认真只是一种工作态度,它并不能保证你能写出好作品。我也自认为写出过一些好作品,但是它们在我的作品中究竟占有多大比例,我却心中无底。多年来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能抽出时间,对已有的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和润色,好像它们还只是一些半成品,不该轻易拿出来示人。

熟知我的读者都知道,我这样说,并非矫情。

我收到过、拜读过很多朋友的作品集、文集。阅读朋友的作品,既是与朋友相处的方式,也是向朋友学习的机会,你可借此知道当代的写作状况。但是说句实话,对这些作品集、文集能有多少读者,我总是不免有些怀疑。以自己的阅读为例,中国作家中,除了鲁迅的文集,别人的文集我确实没有认真通读过。外国作家中,除了加缪的文集,我也没能全都读完。是啊,除了研究鲁迅和加缪的少数专家之外,谁又会去通读他们的文集呢?对鲁迅和加缪这样的顶尖大师尚且如此,遑论对于他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我对出版作品集,或者所谓的文集,确实没有太大的兴趣。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现在当这套作品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不安。

如果你问我,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还要同意将它们集中出版呢?我想了想,终于找到了一些理由。首先当然因为是出版社的盛情。上海文艺出版社是我非常信任和尊重的出版社,从这里出版的很多优秀作品,曾经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文学世界,我对此一直深怀感激。对他们的好意,我除了感谢还得接受。其次,我逐步认识到,写作者永远不可能写出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作品的。在一些人看来已经足够完美的作品,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却可能是毛病百出,而他们指出的一些毛病,可能有助于你写出更好的作品;对于你自认为的那些失败之作,或许还会有读者认为值得一读。坦率地说,这两种情况都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这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安慰。而我,既需要鞭策,也需要安慰。

这套作品集,除了收录我的小说作品,也收录了我的一些文学对话录、演讲以及随笔。与我进行这些对话的批评家、记者,无疑都是文学的行家。借对话和演讲的机会,我讲述了我对人与事、对文学与时代的一些看法。正是那样的一些看法,决定了我为什么会写出这些作品,也决定了这些作品的成功与失败。

感谢阅读这套作品集的每一位读者朋友。

李 洱

2012年9月27日

目 录

自序	1
暗哑的声音	1
堕胎记	20
饶舌的哑巴	44
错误	59
夜游图书馆	68
悬铃木枝条上的爱情	81
黝亮	93
遭遇	105
故乡	122
1919 年的魔术师	143
窖井盖上的舞蹈	160
秩序的调换	175
惆城	184
白色的乌鸦	197
威胁	213

喑哑的声音

每个星期六,孙良都要到朋友费边家里去玩。费边家的客厅很大,就像一个公共场所,朋友们常在那里聚会。他们在那里闲聊、争吵或者玩牌,有时候,这三者同时进行。赌资不大,打麻将的话,庄家自摸,顶多能赢个五六十块钱。朋友们都是脑力劳动者,赢钱不是他们的目的。费边的邻居小刘,在公安上做事,他也常来费边家串门,而且每回都能赢。孙良他们一开始对小刘存有戒心,后来看到他也是个有趣的人,并且能带来许多有趣的话题,就把他也当成了朋友。他们说话的时候,小刘很少插话,他不关心那些知识界的事,可小刘一说话,他们就不吭声了,小刘是刑侦队的副队长,他讲的许多事,只有低级小说里才有。这帮朋友不屑于看低级小说,可他们愿意听小刘讲那种故事。

这个冬天的星期六,下午五点多钟,孙良穿上大衣,围上他那条鼠灰色的围巾,就出门了。在家属院的门口,他看见几个妇女围着一个卖芹菜的老人在说着什么。他往跟前凑了凑,想看看她们究竟在搞什么。他的妻子也在那里,她手里已经有了一把芹菜,但她似乎还没有回家的打算。这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她刚从澳大利亚回来,好像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所以她穿得比那些女人都要厚

一些。她把芹菜递给孙良，孙良接过芹菜，又上了楼，把它送回了家，然后他就从家属院的后门走掉了。他手里有后门的钥匙，这是个小秘密，连看门的师傅都不知道。

他赶到费边家的时候，已经将近七点钟了。主要是在街上吃烩面耽误了一些时间。还好，这一天，别的朋友来得比较晚，他没有耽误谈话，也没有误掉牌局。费边刚吃过饭，正钻在书房里，在电脑上打着一首诗。费边告诉孙良那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一个叫曼德尔斯塔姆的俄国诗人写的。费边有这个习惯，他喜欢把他读到的好诗打到电脑上，然后整理成册。他对孙良说，他现在并没有荒废诗艺，还在抽空写诗。“你看这诗有多好，好像是我自己写的一样。”费边说着，就朗诵了起来：

真的能颂扬一位死去的女人？
她已疏远，已被束缚，
异样的力量强暴地将她掳走，
带向一座滚烫的坟墓。

“好诗，”孙良说，“给我打印一份出来，我回家再慢慢欣赏。”

费边正在打印的时候，又有一个朋友进来了，费边就又打了一份。他们一人拿着一份诗稿，坐在桌前，等着凑够四个人。费边说他之所以觉得这首诗好，是因为他以前也真心地爱过一个女人，可她后来死去了。孙良和另外那个朋友就默不作声了，以示哀悼。其实孙良知道费边所爱的那个女人并没有死去。费边一直爱着他的前妻，而他的前妻却嫁给了别人，他现在其实是在咒她。

等了很久，还是没有别人来。那个朋友就走了。他刚走，小刘

就来了,但还是凑不够一桌。小刘看见桌上扔着一份诗稿,就拿了起来。他看了两行,就把它扔到了桌上。他说,他其实可以把儿子叫过来顶替一阵,他的上小学的儿子打麻将是一个天才。他说,这就跟学棋一样,学得越早,打得越好。费边忙说算了,不能让孩子学坏了。就在这个时候,费边的同事来串门了,他说他不会打牌,小刘说,只要坐下来,没有学不会的。后来,他们才知道此人是高手,漫不经心地就把他们赢了。

真是一物降一物,小刘这次怎么打都打不顺手。只要他坐庄,那个人肯定自摸。小刘平时赢惯了,没见过这种阵势。他不停地讲着他知道的那些低级故事,想以此转移那个人的注意力。费边的那个同事,大概也猜出了小刘的心思,就不愿再赢了。小刘以为是自己的讲述奏效了,就一个接一个地讲下去。后来,他就提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个案子:郑州的一个小伙子打电话给济州交通电台情爱热线的主持人,说自己遇到了一个好女孩,他已经让女孩怀孕了,可他突然发现女孩又爱上了别人,他问主持人,下一步该怎么办。主持人说,你先要搞清楚,对方是不是真的变心了,在搞清楚之前,不要随便瞎猜疑。主持人还说,你一定要相信对方,去和对方心平气和地交谈一次,再打电话过来,共同商量个办法。小刘说,那个小伙子去和姑娘谈了,姑娘说她确实爱上了别人,小伙子就给主持人打了一个电话,可是电话一直占线,小伙子一急,就把那个姑娘杀了。杀了之后,他把责任推到了那个主持人身上。说到这里,小刘又和了一把。

孙良是济州人,对和老家有关的事,他有着一种天然的兴趣。小刘说他也喜欢听那个主持人的节目,说着,他就把费边的收音机打开了。调试了一会儿,接着他们就都听到她的声音。她的声音

有点疲惫,好像还有点伤感。这时候,小刘又和了,他随手关掉了收音机。他的妻子给他打了传呼,让他回去,再干扰他们已经没有必要了。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这一天,孙良没输也没赢。

这一年的十一月底,孙良应邀到济州讲学。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刚当上济州师院的教务主任,想在校长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托孙良在郑州联系几个名人到那里讲讲课。已经有两个人去讲过了,他们回来说,济州发展得很快,都快超过郑州了。还说,那里的师生虽然笨点,但求知欲很强,很崇拜有真才实学的人,让人很感动。“你的老家还是很有希望的。”那两个人对他说。现在轮到孙良自己去了,他想借此机会亲身感受一下故乡的变化,同时也看望一下自己的伯父。他在上海上大学的时候,伯父到杭州出差,曾专门拐到上海看过他,还给他留下五十块钱。当时那五十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够他花上两个月的。

坐着老同学派来的林肯牌轿车,走高速公路,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济州。进入济州境内,他的眼睛就望着窗外,看公路边的那些麦苗、沟渠和麦地里的农人。农人们在清除地里的杂草,当他们伸起腰来的时候,几只乌鸦就飞了起来。看到这种情景,孙良有点激动。他想下车到麦地里走一走,和他们说几句话,听听乌鸦翅膀扇动的声音。可一想到麦地里的那些湿泥会把他的皮鞋和白色的袜子搞脏,他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再说了,高速公路上也不准随便停车啊,他想。

他在济州讲了两天的课。既然师生们喜欢听那些热门话题,他就向他们介绍了已接近尾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他讲的时候很动感情,讲完之后,有许多学生围上来要求签名,购买他带来的自己

的论文集。为了减轻学生们的经济负担，他按半价卖给了他们。不过，他给老同学的那一百本，可是按原价给的，因为那是给学校图书馆的。他问这一百本要不要签名，老同学说你省点力气吧，前面那两个人我也没让签。孙良说不签也好，我的手都签酸了。

讲完课的当天晚上，他的老同学来到他下榻的济州宾馆的三二四房间，说院长明天请他吃饭，并交代他见到院长该说些什么。“我们的高院长其实是个政客，现在还兼着副市长，此人喜欢附庸风雅。”孙良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给你丢脸的，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种鸟人。

房间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把下午卖书的钱整理了一下。漂亮，一共有千五百多块钱的收入呢。他将“请高院长斧正”几个字反复练了几遍，然后把它们写到了书的扉页上。忙完这个，他就到楼下的小院子里散步。这里处于闹市区，周围的嘈杂更衬托出了这里的幽静。据说中央的领导人每次来济州视察，也都是住在这里。那些低矮的仿古建筑，在清冷的月光下，确有某种迷人之处。它们仿佛和历史沟通了起来，并和现实保持着距离。他看到这里的一些女服务员也很漂亮，她们说的不是济州话，而是标准的普通话。他倒很想听听济州话从那些漂亮姑娘口中说出来，是什么样子。有一句话说得好，乡音就是回忆的力量。

一个女服务员也在外面散步，她耳边举着一个小收音机。她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孙良闻到她身上有一种泡泡糖似的香味，他还听到了一种比较耳熟的声音。服务员听得很入迷，没有注意到孙良跟在她的身后。后来，她在一株悬铃木旁边停了下来，抱着那个小收音机，小声地哭了起来。

回到房间，孙良一直想着他在悬铃木树下看到的那一幕。他

基本上看清了那个女孩的脸,看不清也不要紧,在一群女孩当中,他保证能把她挑出来,因为哭过的女孩子,眼睛会像小兔子那样发红。他相信自己能够把她带到房间里来,抚慰一番她那伤感的心灵。是啊,来济州仅仅是讲讲课,确实有点太单调了。

在对付女人方面,孙良虽然算不上是个高手,但也屡有斩获。孙良知道自己的性格中有某种轻松的东西,很讨女人喜欢。过了三十五岁之后,他感到自己的外貌、气质发生了一些变化,那种轻松的东西依然存在,但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主要是沉稳,以及沉稳中蕴藏的某种难以捉摸的因素。沉稳有沉稳的优势,能给女人一种可依赖感;难以捉摸也有它的好处,它能增加诱惑力。他确实有过不少艳遇,对这一点,孙良不像一般的人那样抵赖。他乐意把其中的一些故事说给朋友们听。他很会剪裁,故事中比较困难的那一部分,在讲述的时候,他都顺便略去了。他不愿给生活抹黑,不愿让大家对生活失去信心。他想,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起码应该让朋友们感到生活是简单而有趣的。

他又走出了房间,这一次他没有到院子里去,他只是挨着楼梯找那个听收音机的女孩。他尽量做出一副悠闲的样子,在楼梯上走上走下。他手指间夹着一支烟,可他并不点着,因为楼道里铺着地毯。后来,他看到二楼的服务台有一个小收音机在独自响着。他在那里默默站了一会儿,顺使用放在服务台上的一个剪指甲刀,修剪了一下指甲。再后来,他就把那个小收音机带回了房间。当然,在带走之前,他在那里留下了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我想听听新闻,把收音机带到了三二四房间。他本来还想说明自己是高副市长的客人,但一想到那样做有点庸俗,就免掉了。

当女服务员来到他的房间的时候,他已经给电台的那个女主

持人打通了电话。他捂住话筒,很有礼貌地问服务员,这个收音机能不能借给他用两天。说着,他掏出一张印有领袖头的钞票放到了一边的茶几上。他不想让那个女孩子有被污辱的感觉,所以他又捂住话筒说:“钱先拿去吧,我明天会给你作出解释的。”接着,他就听到自己对着话筒又说了起来。那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即兴表达,当然其中要有一些必不可少的间歇。在这陌生的故乡,星光在窗外闪烁。他斜躺在床上,边听边讲。他慢慢讲得流利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声音从容而优雅,寂寞而自由。

后来,当他放下话筒的时候,他借助停留在耳边的声音,在脑子里描绘着那个女人的形象。他想起不久前在费边家里的那场牌局,想起小刘的讲述。他现在似乎有点明白了,讲课是次要的,是这个女人在晦暝之中促成了他的故乡之行。

“这大概是一次轻松而迷人的猎艳。”他想。他又觉得那个女人真的是有点不幸,他都有点可怜她了。这么想着,他取出几粒速效利眠宁,用温开水灌了下去。他拉开窗帘,凝望了一会儿星空,呼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接着,他就感到睡意如期而至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了济水公园,在一个儿童滑梯前的长椅上坐了下来。他刚好把椅背上用油漆喷成的卡通画挡住了。他随手翻阅着别人留在长椅上的过期的电影时报。在等待中,他将报缝也看了一下,那上面有医药广告,还有电影预告。预告的日期表明,电影还没有在济州上映。他不时抬头看一下门口。很少有人进来,偶尔进来一个,也是上了年纪的人。那些像我这样的闲人大概都还没有睡醒呢,他想。他看着脚下干枯草皮上的白霜,看久了,他的眼睛就有点发虚,有那么一会儿,他竟然将地上的一个纸

团当成了一只鸟。

那个女人迟到了二十三分钟。一看到她走进那个门,他就知道那就是她。他站了起来,向她摇了摇手中的那份报纸,但他并没有上前迎接她,只是在她走近的时候,他才往前走了两步。

公园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那些越老活得越认真的人,扯起电线,拧开录音机,练起了气功。他们只好另找个地方。他们过了一座小桥,绕过了一座假山,终于又找到了一张长椅。在他们走向那张长椅的时候,孙良对昨天晚上说过的话已经作了必要的补充。他说,他是应高市长的邀请来济州讲学的,今天上午还得去应付高市长的饭局,所以他只好这么早就请她来。“我在郑州就听说了那件不幸的事,当时我就想,我要找个机会来济州一趟,见见你。这种话是无法在热线电话里讲的,只好说,我有要事和你商量。我为我假称是你的朋友而向你道歉。”

他这么说话的时候,那个女人一直不吭声。女人不时抬手捂一下自己的圆顶软帽。河边确实有风,那风凉飕飕的。孙良乘机将衣领竖了起来。

他继续说:“当然,我本人也不时遇到一些麻烦,很想找你谈一谈。是些什么麻烦,一时又说不清楚。我还想告诉你,所有这些都无法促使我直接去拨打那个热线电话。我或许应该非常坦率地对你说一件事。你想听听吗?”

她第一次开口了,说:“反正我已经来了,你就尽管说好了。”这么说着,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昨天晚上,我在济州宾馆看到一个服务员,她一边听你的声音,一边流泪,后来,她却破涕为笑了。我是个人文知识分子,关心的是人的心智的发展和人的情感世界。哦,你的帽子被风吹歪了。

我关心的问题可以说与你相近。你得告诉我，你究竟是用什么魔力，使一个人顿悟的？”

一辆临时改装成小垃圾车的剪草车从他们身边驶过，扬起了一阵尘土。一个卖芝麻糖的小贩走到了他们的身边，很响地敲了一下招徕顾客的小铜锣。就是这一声锣响，使她又笑了起来。她说：“我小时候，听见这锣响，就忍不住要舔嘴唇，现在这毛病好像还没有改掉。”

他反对她吃那种东西，说那不干净，对她美丽的牙齿也没有好处，但他还是给她买了两串。在她的要求下，他也吃了一点。看着对方用舌尖舔着嘴唇上粘的芝麻，两个人都乐了。然后，他们又默默地吃着那东西，都吃得很慢。后来，他们就像熟人那样并肩而行了。他们边走边谈，显得很轻松。吃完那两串芝麻糖，女人从小皮包里取出了饭店用的那种湿巾，递给他擦手。接着，他就又看到那个小包在她好看的身段上飘来荡去了。孙良将湿巾扔进垃圾罐的时候，向着河面做出了一个凌空欲飞的姿势。她也做了这样一个动作。河水有点发污，河面上有许多塑料袋，被水泡黑的树枝，有一截伸出了水面，上面落着一只鸟。孙良现在觉得这一切都很美丽，很神秘。看得出来，她似乎也有这种感觉。

这个公园离济州宾馆不远。他们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朝那个方向走去了。进到那个幽静的院子，她说她来过这个地方。她第一次提起了她的丈夫，说她的丈夫经常在这里开会，有时一开就是半个月。“不过，我只来过两次。第二次，是要对丈夫说，他那瘫痪的父亲又不幸得了脑血栓。”

上到二楼的时候，孙良看到了那个服务员。不过他没有跟她打招呼。他们径直来到了房间里。孙良把窗帘拉开了一半，让阳

光照进来。他给她削了一个苹果。她咬了一口,有点顽皮地说,她更想吃只广柑。他就给她切了一只柑子。他自己也切了一只。有那么一个瞬间,吃广柑的两个人都没说话。他扔给了她一本书,说那是自己几年前写的。她想把它装进那个小包,但小包盛不下。他跑到服务台要了个小塑料袋。

这时候,电话响了。是孙良的那个老同学打来的。孙良说他不想去赴高市长的饭局了。“和当官的在一起吃饭,每次都得喝酒,你大概还不知道,我已经戒酒了。”

女人说自己该走了。她说她的真名叫邓林。“这个名字起得好。”孙良说,“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你是神话中的植物呢。”他没有挽留她,但他替她开门的时候,他又穿上了外套。他提醒她应该将上衣的扣子全都系好。“外面的风好像大了一点。”他说。

他是怎么离开饭店的,他已经想不起来了。夜里九点多钟,他被电话吵醒了。是他的那个老同学打来的。老同学对他说:“孙良,我们的院长今天非常高兴。他也喝醉了,可他一醒过来,就提起了你,说你很够意思。他现在信了,我的朋友都很够意思。”孙良想开口说点什么,但他的胃突然翻腾了一下,有一些东西很快就跑到了他的嗓子眼。他只好把电话放到一边,到卫生间吐上一阵。当他用手纸擦着那根散发着酸臭味的食指回到电话旁边的時候,他的同学还在电话里讲着呢。

这一天的后半夜,他又吐了一次。吐过之后,他就再也睡不着了。他想,他吃的那些利眠宁大概也被吐了出来。他想起他的妻子在出国之前,每次见他喝醉,总是默默地在他身边坐下,看着他